

綫裝書局

高麗大藏經



韓國海印寺藏原本

高麗大藏經

綫裝書局影印

B941
4
59

第五九冊目次

高僧傳十四卷(二)	梁慧皎撰		一
續高僧傳三十卷	唐道宣撰		一三四
辯正論八卷	唐法琳撰		五〇一
破邪論二卷	唐法琳撰		五九一
甄正論三卷	唐玄嶷撰		六一三
十門辯惑論三卷	唐復禮撰		六三〇
弘明集十四卷(一)	梁僧祐撰		六四三

高僧傳卷第二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遠撰

譯經中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跋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一

鳩摩羅什以六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憊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識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黑法生智子諸國甥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日間崔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

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臣新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捫致眾咸歎之有羅漢達摩曹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須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指出家若不落髮不啻飲食至六日定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肯進即勸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樂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偶有三十二字凡三久二千言誦此景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頂可至則實遇名德法師縣頭達多即罰賓王之從弟也剽悍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載九部莫不該練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礼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四百万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張 廣

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爭噪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益教異日給醵脂一雙粳米麵各三斗酥六外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老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乃還龜茲諸國皆躬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當當守護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雋詒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臂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脩習諸品無所詔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耻其不速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張 廣

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
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
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
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
學園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
事又博覽四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
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
契為性率達不屬小檢脩行者頗共
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
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
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
字須耶利藕摩藕摩才伎絕倫專以
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
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藕摩後為
什說阿耨達經什問陰界諸入皆空
無相性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
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
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
斫叢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
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
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
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頌
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拆名諸
國手擊玉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
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
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慈左譽宣
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
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能挽時王子
為足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
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過更設
大集請問方等經與什為推辯諸法
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
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
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
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
王白紇曰汝國尋棄吾其去矣行至
天竺進登三果什母曉去謂什曰方
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尔之
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
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
洗悟賸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
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
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
蔽文唯見空脉什知魔所為誓心逾
固魔去字願乃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
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
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
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
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
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
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
顧達多曰一闍弟子所悟非常二闍大
王引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
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
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
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
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
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
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
空乎如昔狂人令續師續線極令細好
續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塵續
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
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
良匠猶且不見况他人耶狂人大喜
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
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
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違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礼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勇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詠西域名披東川時符堅僭号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来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符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開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刻

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勳猷曰下人從東方来宜恭承之勿挽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然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雖而不受辭其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辞乃飲以醇酒同閑密室什被逼既至遂歸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隨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復宜從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号關外稱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叛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見相係而叛尋皆弑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

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万計之時論謂業等為合纂有威聲男必全剋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為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先其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去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詐告資曰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糸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更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幸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然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堵卧比且失之纂以為美瑞另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外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皆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灾眚必有下

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荅天戒
纂下納與什博戲然纂白斫胡奴頭
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
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
超超小字胡奴後果煞纂斬首立其
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
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知道故蓋其
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
及姚萇僭有閩中亦挹其高名虛心
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
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
請興初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
廣庭逍遙園慈愛為苴以為美瑞謂
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
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
歸降方得迎什入閩以其年十二月
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
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
微造盡則窮年忘勅自大法東被始
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
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達崇三寶銳
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
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

不充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
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若僧遵法
欽道流道恒道標僧敬僧肇等百餘
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
興執舊經以相離校其新文異舊者
義皆圓通衆心恆伏莫不欣贊興以
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為出苦之良
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
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畢王公
以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
左軍將軍安成侯嵩並薦信緣業屢
請什於長安大手講說新經續出小
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花維摩思益首
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
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
賢劫經經律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
弥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
本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
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微于
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華久大千
今咸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
外每恐言舛入閩請決廬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
疑義莫決乃封以詒什語見遠傳初
沙門僧散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
為教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
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
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
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
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
體有似爵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謭
噉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
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薦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余什雅
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
在秦地深識者索折翻於此將何
所論乃懷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
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
改註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情
朗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疋
者為性仁厚洎愛為心虛已善誘終
日無勸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
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
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

介以來不住僧坊別立解舍供給豐盈每至譚說常先自說辭喻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早摩羅又律師受律早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教盡礼早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荅云漢境經律未脩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為素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一張 唐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唾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誦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傳中猶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二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花鬘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為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止姚興待以上賓之礼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宗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聞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絲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搆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就而匠人殂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四張 寶

曇摩流支三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造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德式所闢尤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賓人甚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貴此經自隨甚欣而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知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吝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參懷勝業者日月弥朗此則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二患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異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

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五張 唐

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遂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卑摩羅又四

卑摩羅又此云無垢眼罰賓人沈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覓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焉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涉沙冒險東入以爲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礼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衆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取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名為善誦又後賁往石澗開爲六十一卷取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主寺夏座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

言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覽相傳寫時聞者謔曰卑摩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人亦号爲青眼律師佛陀耶舍五

佛陀耶舍此云覺明罰賓人也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摩痺不能行止乃問於至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方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万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者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練習年二十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尚云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悉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符堅遣吕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累粮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老數百里不及行達姑感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咸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咸願下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住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當要舍為人赤誠善解毗婆沙時人号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九張 廣

曰赤誠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無六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為司除校尉姚興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謬乃請耶舍令誦老藉藥方可五方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眾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觀耶舍布絹万疋悉不受道舍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耶舍後辟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跋跋陀羅六

佛跋跋陀羅此古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去法天嘗商振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去法日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九張 廣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眾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歌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閑户坐憚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弥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觀法眾清勝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正發悟莫由即諮說國眾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跋跋陀者出生天竺郁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亂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跋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眾辭師累糧東逝步蹕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九張 廣

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拈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曰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感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間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取纜一船獨發俄介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焉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介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時秦太子淑欲問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或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微答曰群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介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實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張 廣

應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末宮開感脩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閑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感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淨學有淺深得法有濃淡澆偽之徒因而說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耨舍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讟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夷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智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于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由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

高僧傳卷第一 第三十二張 廣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悵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絃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各令万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報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厭風名聞至欣喜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閑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逆化居無求安停止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至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頃境士庶覓來礼事其有奉遺恙皆不受持鋒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索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今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測豹深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張 廣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
敬之資供倫至俄而太尉還都便請
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範率素不同
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捌致京師法師
僧弼與沙門賓林書曰聞場禪師甚
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
彌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千闍得
花嚴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譯至義
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
褚叔度即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
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
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
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
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
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
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涅洹及修行方
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
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
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第七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
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
遭父喪隨母傭織能誦為業見沙門達

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十五張 廣

摩耶舍此去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
養其母美之故以讖為其弟子十載
同寧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
万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
說精辯莫能訓抗後遇白頭禪師
共議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讖雖
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伏其
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
不憚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
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
迷大方於是集眾悔過遂專大乘至
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万言讖從
兄善能調象騎煞王所乘白耳大象
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覘者夷三族親屬
莫敢往者讖尖而莖之王怒欲誅讖
讖曰王以法故煞之我以親而莖之並
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
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
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為大
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
乃密呪石出水因贊曰大王惠澤所
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
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

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十五張 廣

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
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辟往罽賓賣
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
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
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
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
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間空
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
讖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
過提舉竟不能勝明且讖將經去不
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志來拜
謝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
為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
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
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
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
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
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
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
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
藻緯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
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
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

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十五張 廣

方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以爲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秩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識云此經梵本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識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爲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驅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定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亂兵所煞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

時魏虜託跋壽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即加兵遜既事識曰久未忍聽去後又遣爲太常高平公李順榮拜蒙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證公之正朕思欲誦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謀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目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倖言苟見威迫前遣表求留曇摩識而今便求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誰覺幾時順曰王欵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欵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此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義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為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引文所知引文者遜所遣躬魏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藉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悅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固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

乃密告識為以資糧發遣厚贈實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素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指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自遠近咸共惜焉既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勸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成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及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為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為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閑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早戒騰求為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遜

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為人強志疎通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閱意內典奉持五禁而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求法渡流沙至于闐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鄰詔問道義斯鄰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号为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向邑於高昌得觀世音弥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為晉文及為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宗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遊塔寺以居士身畢世初出弥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顥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潜居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精以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為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遭疾而終識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 廣

尋涅縣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遺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船破傷足因疾而卒普臨終歎曰涅縣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適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觀善寫書倫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云

高僧傳卷第二

乙巳歲高僧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 廣

高僧傳卷第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嚴撰

廣

譯經下

釋法顯一

釋曇無竭二

佛馱什三

浮陀跋摩四

釋智嚴五

釋寶雲六

求那跋摩七

僧伽跋摩八

曇摩密多九

釋智猛十

曇良耶舍十一

求那跋陀羅十二

求那跋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聰而亡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沙弥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以送還寺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能得後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適父憂對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

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對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良至性過人墓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弥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弥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研闡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崑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覩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慈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縶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

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誓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明且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至經數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方擔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欲遂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踰顯前舐肩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仰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漸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素素而神氣雋逸顯華覓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悅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經方等涅槃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載留或亡願影惟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綃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入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

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極越屬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念便當見煞漢地帝王奉佛教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僂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舩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項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及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駄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涅槃經雜阿毘曇心垂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沮洳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貨物皆盡唯沮洳經儼然具存煨燼不假卷色無改京師共傳

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也幼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賣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慈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杖孔屢屢相對人各執四杖先拔下杖手攀上杖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礼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月氏國礼拜佛肉髻骨及觀自沸水躬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駄多羅此云覺救彼土咸云已證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壺為糧同侶尚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化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野中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佛駄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弥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屈于楊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弥沙塞律梵本

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
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
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
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
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
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
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
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
所終

浮陀跋摩此玄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復
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
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元
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
用強果少遊恣右遍歷諸國得毗婆
沙梵本十有万偈還至姑臧側席虛
衿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
翻譯時蒙遜已死子茂虔襲位以皮承
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
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開預宮中請
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為道朗
為義學僧三百餘人孝正文義再周方
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有
項魏虜託跋摩西伐姑臧涼土崩亂

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
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
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習冠出家便以精
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
本城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
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陀
羅精舍從佛默先比丘諮受佛法漸
深三年功踰十載佛默先見其禪思
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
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顏
敬接遠人時有佛默跋陀羅比丘亦是
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
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
沙越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
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為秦僧所擯嚴
亦分散懸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
精修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
長安剋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
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
同止三僧各坐繩牀林禪思湛然恢至
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
還閉問不与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

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
也恢即咨宋武帝延請還都莫肯行者
既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懷道
素篤礼事甚敬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
受虛靖志避諂塵恢乃為於東郊之
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於
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
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
博嚴淨四天王等嚴在寺不受別請常
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服有見
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
至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即
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礼
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
鬼來吁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
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為
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棄五戒一門
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
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
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
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
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
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沉海重到天竺